



编者按:今年以来,区文联及区作协紧紧围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和推动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大主题片区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以及丰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北京作协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相关区作协合作开展了“山河永定·丰宜福台”主题征文创作活动,约请区内外知名作家到我区深入调研采风,形成一批优秀散文作品。本报陆续刊登部分作品,以飨读者。

缀在南苑的绿梦

站在展板前,我一边听讲解员的讲述,一边随手拍了一幅图片——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简介。

这是2023年初夏的一日,天蓝如洗,阳光透过树影,一耀一闪。

倒退数十年,我有一阵儿,对若干文字的原始意与引伸意略感兴趣。

有一回,与朋友聊天儿,说到了南苑。朋友问:“南苑的‘苑’,什么意思?”

我哑然。

朋友说了两个字——“草地”。

为了证实朋友所言不谬,我翻了翻书籍,苑:“养禽兽、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的花园)

朋友说的,多少靠一些谱。

南苑地处永定河流域,地势低洼,泉源密布,自古以来就是层林叠翠、水草丰茂、鸟鸣莺啼、清幽旷远的一片湿地。

有资料记载,南苑地域有两大水源、三条河流、117处泉源以及25处湖泊。

南苑起源于辽金、兴于元明、盛于清代,是传承千年的皇家苑囿。

从辽代开始,南苑就是皇家猎场,元明清三朝,这里成了皇家生活以及处理政务的园林。

明代燕京十景之一“南圃秋风”,就是对这一带景致的美誉。

圃,意思是有围墙的院子。

“南圃秋风”,当年与“卢沟晓月”“西山晴雪”等齐名。

至清朝初期,南苑已是皇家第一园。

有资料记载:南苑地域曾筑起城墙,开辟多个城门,修建了若干庙宇。至清末民初,国力衰落,南苑日渐荒芜。

南苑当年的皇家苑囿,还是留下了些许痕迹:如今大红门、西红门等地名,是早年大门所在;新宫、旧宫等地名,是早年行宫所在;早年苑内众多的庙宇,在时光变迁中,残存或许不多也。

有朋友讲,历史上,南苑曾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百余年前的南苑,与今日之南苑,从地理位置上看,还不完全是一个境界儿,具体的区域是有一些变化的。这是文史专家们需要研究的话题,这儿就先搁置或省略,不追溯了。

我与同行者们,坐在观光的电瓶车上,东瞧西看,或者与众人随意聊几句天,清风徐来,惬意。

我们这一行人,有20多位,五六十岁的半大老头儿居多。数位老美女,位列其间。

路的两边都是树,以小树居多,欣欣然。亦有大树,垂垂老矣。

林木之间,绿草如茵,有无名小花儿吐蕊。

在夏日,有树、有草、有花儿的地方,总是招人喜欢的。要是再有水,就让人留恋了。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延续了首都传统空间格局的“北山南水”,是北京城市公园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北京南中轴建设的,是新建的一个园林,也可以说是复建的一个园林,位于丰台区东南部、南中轴两侧,北至南四环、南至南苑东路和警备西路、西至京开高速、东至大兴区和丰台区区界,东西长7.2公里,南北长3.4公里,总面积约17.5平方公里,其中在丰台辖区15.6平方公里。是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新布局建设的。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目标定位:首都南部结构性生态绿肺。

以湿地为底、森林为体,形成孢子湿地、海子森林、槐新森林、一亩古泉、高台望迥、槐房清源、御道文苑、放飞森林的八大特色景区。

营造林成片、水相连的完整绿色空间,构建自然资源绿色生态体系,形成森林与城市、田园、乡村、河流交错镶嵌的生态景观,塑造首都南部绿色文化品牌新地标。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正在创建4A景区,再现燕京十景之一“南圃秋风”的历史风貌。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承载生态休闲游憩、国家文化展示、特色生活服务三大核心功能。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是首都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步履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曾在京城数家报刊上读到过多篇报道:早些年,这里聚集着村镇工厂、批发市场、物流仓储等,棚户交错、小集市扎堆儿。湿地公园建设前期工作,先行启动疏解整治、腾退拆迁,拆除地上物数百万平方米,腾退土地数千亩。疏解还绿、统筹增绿。

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吊车等工程车辆穿梭作业,架桥、挖湖、移山、修路。与此同时,园林绿化、庭院工程、照明工程、给排水工程等项目,紧跟其后。

在建设中,对渣土山进行了生态修复,过去渣土堆成的山,已经陆续被树木、鲜花、绿草覆盖。在绿化种植时,保留了原有林地树木,同时以国槐、油松、白皮松等为主要树种,营造出接近自然的风景区。

国槐是北京的市树,生命力顽强,枝叶茂盛,花香淡雅,适合大范围栽种。

游览车停在一座小山脚下,开车的师傅招呼众人下车。

这位师傅三十岁出头的样子,高且瘦,按眼下的审美,当属大帅哥的范畴。

大帅哥笑着对我说:“您就叫我大伟吧。”

大伟师傅引领一行人,五六分钟,沿着盘旋的山

路,爬上了峰顶。

大伟说:“这儿,叫飞雁台,能看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全景!”

飞雁台是园内最高峰,峰顶出奇的宽阔、平坦。

向西北眺望,丽泽金融商务区尽收眼底,向东南眺望,则是亭亭玉立的中国尊。

飞雁台虽仅高达36米,占地200亩,却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登高望远的绝佳赏景地。

大伟说:“这境界儿原来有一座约26米高的土山,但位置与南中轴不匹配,造型也缺乏美感,按照总体规划,需要把土山走向调整成与南中轴平行,山顶主峰较原来东移40米左右,并将土山增高至36米。移山时,先在东侧开建土山基座,山体基础夯实后,再进行山体修整,仅回填土方就有80万立方米,压平夯实。”

我与大伟互加微信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湿地公园某部门的负责人。

我说:“要是遇上整不明白的数据,我会来找你。”

大伟清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飞雁台上,灿烂阳光下,人们纷纷掏出手机,狂拍。

有人喊了一声:“咱们照一张合影吧!”

于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在阳光下,站成了两排。有人还挥起了一只手。

我暗想,飞雁台上,将来会不会修建一条观景的长廊?

我暗自笑了,笑自己,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站在飞雁台上,古意横生。头顶上是蓝得醉人的天空,一朵朵白云悠然飘过,让人产生想撕下一片儿的错觉。

大伟介绍说:“多年以前,南苑曾有个地方叫晾鹰台,目前还存有遗迹。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师设计并建设了飞雁台,是希望对晾鹰台有所呼应,再现南苑地区历史上的台景观。”

我是1958年两岁时,随父母从津门市南移家到北京南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正在读小学,每年初春或深秋,我都有幸看到飞在蓝天的雁阵。

挥动双翅的大雁们,有时是一字、有时是人字,也有孤雁,更多的时候,大雁们连成一片,鸣叫着,从我们的头顶缓缓飞过。

在人们的惊呼或喊叫声中,我们或者放下写到一半儿的作业,跑出房间,或者停住脚下足球,仰天远眺,直至雁阵在视野中渐渐消失……

日子真禁不住晃悠,转眼就过了六十载。

飞雁台上,我们还能看见飞过的大雁吗?

这里,我想转述这样一段文字:

2021年10月1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部分区域对外开放。

2025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整体框架将建设完成。

2035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建成公共服务设施齐备、绿色生态的公园化地区。

2050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全部建成。

为完成此次采访与撰稿,我与多位同行的朋友进行了沟通,就共同关注的叙述点进行了归纳与畅想。

那就是:承载着南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憧憬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全部建成之后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们登上了飞雁台,环顾四方,放眼望去,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

一个字——绿!

一言以蔽之,登上飞雁台,俯看四周,满眼皆绿!

满目是苍翠的林海与郁郁葱葱的花草,湖沼、浅滩、草甸,则静卧在蓝天白云之下。

鸟叫蝉鸣,鸢飞鱼跃,从生的芦苇依偎着溪流与泉水,随风摇曳。

天然的野趣延续了历史文脉,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这里是一张“国家森林城市”的绿色生态“金名片”。

一日一日、一月一月、一年一年,数不清的人们,用双手和汗水,编织着绿色的梦想,呈现在眼前……

大雁正在朝这里飞来……

补记:有资料显示,至2022年底,北京市区域森林覆盖率达到44.8%,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9.3%,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31%,鸟类已达515种。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张文睿

遇“荐”好书



《流浪猫战争》

彼得P 马拉 克里斯 桑泰拉 著

“萌宠杀手”掀起的一场“爱猫族”与“观鸟群”之间的大战。追溯猫与人类共同的演化历史,反思流浪猫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究竟应由谁来负责?

《新生命史》

彼得·沃德 乔·克什维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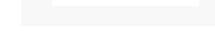
几十年来,人类对灭绝的研究一直集中在灾难性的陨石撞击所产生的影响上。《新生命史》介绍了另一种可能的原因——细菌及其对生态系统和气候的影响。这是对生命起源和演化的革命性解读,也是一个直率和生动的警告。



《神奇的花园》

露丝 卡辛格 著

这本植物学科普著作讲述了一名园艺兼小说家在关于种植上的探索和思考,探索的内容穿越早期植物发现史,兼顾展现现代园艺动态以及全球气候变化下新型作物的培育。



《丰台风情咏》诗歌选登

过王氏园诗芍药

沈德潜

(一)

开到将离四月天,城南随路访平泉。
珠衣宝履俱留晒,瘦燕肥环总可怜。
一抹山横飞鸟外,孤筑人倚乱霞边。
诸君终作探花使,惨绿应推最少年。

(二)

路人花源柳斗遮,亭台旧是故侯家。
繁华顿醒三更梦,明丽仍披五色霞。
蓬户飞飞通乳燕,野田阔阔闹鸣蛙。
登临杖触乡园景,仿佛神游苜蓿涯。

【注释】

将离:芍药别名。古时人们离别时赠送芍药,而得名。

【作者简介】

沈德潜(1673年—1769年),字确(què)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学者。

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閣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沈德潜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宪(qu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

来源:《宸垣识略》